

LOVE AS ALWAYS
MY DARLING

徐潘学静 著

NINETY YEARS MEMORY

九十年的回忆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十年的回忆 / 徐潘学静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2. 2

ISBN 978 - 7 - 5458 - 0567 - 3

I. ①九… II. ①徐…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73804 号

九十年的回忆

徐潘学静 著

责任编辑/王 璇 技术编辑/丁 多

封面设计/酆书径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200001

www. ewen. cc www. shsd. com. cn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 × 1194 1/32 印张 10.875 字数 200,000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58 - 0567 - 3/1 · 194

定价: 2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谨以此书献给
寒来暑往给予我酸甜苦辣的生活
以及我关心着并关心我的人们
我的爱人、我的孩子们

夕阳何事照金台

董 桥

徐天从一家二战欧战时期在欧洲，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们在南洋，国共决战他们在南京，整风反右“文革”徐先生十年囹圄，下放劳动，徐夫人潘学静带着孩子苦渡劫难。长子徐筑前几天从江苏给我来信送我《九十年的回忆》。是底稿，他母亲潘学静的传记。信上说母亲九十七岁了，早年跟父亲在新加坡南洋女中教书，在雅加达华侨学校也当过老师，那时候还叫巴达维亚。他们跟徐悲鸿、郁达夫、司徒乔都熟。徐悲鸿、郁达夫夫人人熟悉不必说，司徒乔的画我小时候在南洋见过好几幅，人物画得好极了，前几个月南洋一位老同学还说他家一幅司徒乔油画刚修复了，画法国山景，不输徐悲鸿、李曼峰。

司徒先生燕京神学院毕业，留学法国，在岭南大学教过西洋画，当过《大公报》编辑，鲁迅买过他两幅画，鲁迅逝世他画过鲁迅遗容，抗战期间到南洋，也画过徐悲鸿画出了名的《放下你的鞭子》，一九五八年在北平逝世，才五十六岁。司徒乔夫人是冯伊湄。《九十年的回忆》里收了一幅司徒乔为潘学静画的素描，运笔娴熟，神情逼真，是四十年代初在中国驻新加坡领事馆鸡尾酒会

上画的。徐筑信上还说他父亲母亲跟我的老师黄松鹤、廖铭诗和林揖舜三位先生是至交，徐老太太这部回忆录希望我写序。写序我不配，也不敢。拜读这样一部家国百年风云痛史我满心敬慕，衷诚感佩。徐天从、潘学静的大名我少小年纪听松鹤先生和廖老师、林老师说起，天从先生的诗词我在黄花草堂里读过，三位老师跟天从先生的唱和之作我还有印象。岁月如流，人事倥偬，我老了有缘一读徐老太太巨著已然非常高兴，旁的都不要紧。

徐天从先生一九〇三年生于江苏南通，祖籍黑龙江安宁县。潘学静生于河北南皮县，在天津成长。徐先生先读厦门大学社科系，厦大闹学潮再与欧元怀教授那几位师生到上海创办上海大夏大学，马君武当校长，一九二六年毕了业致力文教工作，一生不渝。马君武是留学德国的博士，是大诗人，九一八事变写的那首《哀沈阳》出了大名，我少年时代早会背诵“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徐先生一九三五年在山西大学教育学院教过书。一九三六年到新加坡南洋女中当高中部主任。

一九三八年受徐悲鸿鼓励带着妻子孩子到巴黎深造，一九四一年又回新加坡南洋女中教书，同年六月到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华侨学校统筹高中部。一九四七年全家回国，天从先生任侨委会上海办事处科长，赴南京当农林部秘书长，一九四九年到杭州办妇女缝纫班，开《秩公画室》，创新光印染厂。五十年代初他当过政协委员。一九五七年划为右派，翌年入狱。一九八四年徐先生病故，潘学静在徐家故乡南通市定居至今。徐筑为母亲的书写了一

篇序文说：“我们的家像一叶扁舟，始终颠簸于惊涛骇浪之上，却没有倾覆。很大的原因在于船上—一位舵手与风浪的博弈，这就是我的母亲——一位善良、智慧、坚韧、美丽的东方女性。”

二次大战期间我出世，日本军队遍布大半个南洋。一九四五年和平了，印度尼西亚发动独立战争，潘学静书里说：“雅加达的荷兰军、印尼地方军、准备受降的日军一时混乱，整夜有枪炮响，我们席地而眠，以防流弹击中。”记得我五六岁街上尽是英国兵、印度兵，战车也多，大人们说那是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徐老太太书里提到徐筑小时候爱看那些英国军队军车，爱看英军武器，几个小孩跟着军队一走好几里路。徐筑比我大几岁，可以追着英军跑，我毕竟还小，只敢匍匐在家门口栏杆上细数隆隆而过的战车和戴着枣红军帽的联军。转眼一九五〇年代了，南洋华侨有的拥护中共，满心马列，有的坚决反共，胸怀宝岛，两派敌我分明。我父亲是老国民党，创办了华侨学校聘请了许多台湾教育部委派的老师。徐天从、潘学静教过书的那间侨校后来好像跟巴城中学都归为左倾学校，创校元老张国基听说是毛泽东的同学。那是雅加达。我老家三宝垄侨校也相仿，几间右派，几间左派，抗战前国民政府高官吴铁城去勉慰过华侨，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共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巴人（王任叔）做统战来过我家，跟我父亲聊得很客气。还有另一位大使黄镇也来过，长什么样子我记不得了。巴人是名作家，我读过他的书，温文尔雅，书卷气浓得很。不久华校都奉命关门了，我到万隆读英文学校，课余跟随黄松鹤先生读书学诗，黄

花草堂里我静静坐在一边，见过潘学静书中写的几位老先生，都是诗人词客，月明人静，政治色彩似乎都不浓，醉心吟咏，避谈时局，一壶铁观音，听他们说了杜甫说苏东坡，谈了徐志摩谈苏曼殊。偶尔徐悲鸿的朋友李曼峰也在，摆开几幅近作默默坐着抽烟，一句话不说。有几回辗转传来大陆政治运动消息，几位元老先生一脸冰霜喃喃低吟几句牢骚，饭菜凉了谁都不举箸。

在那样的氛围下我几次听到松鹤先生提起徐天从先生的人品和诗品。一九五九、一九六〇那两年印度尼西亚排华加剧，学生纷纷买棹北归，有的去大陆，有的去台湾。去大陆的厄运连连，去台湾的专心读书。我在台湾求学那几年，松鹤先生的诗友张作梅老师还接着教我写诗填词。毕了业初来香港照顾我一家的又是松鹤先生的至交张纫诗女史。八十年代我英国回来，松鹤先生香港厦门两地住，他那时候过八十了，清癯依旧，风雅依旧，说起诗友凋零，脸上皱纹皱成一片枯叶：“菊花又见满篱开，情景依依唤不回。憎命文章无那老，关心邦国有余哀。诗坛霸座空虚席，宦海横流尚解才。一自黯然归陇亩，夕阳何事照金台。”金台是黄金台，比喻延揽士人的地方，也指古燕都北京，郭沫若《归国杂吟》有一句“金台寂寞思廉颇，故国苍茫走屈平”。那是一九五三年松鹤先生寄给徐天从先生的感怀诗，登在南洋《天声日报》。《天声日报》总编辑刘先生常到我家跟我父亲聊天，我念初中许多习作都登在他的学生版里。刘先生也是老国民党，一生反共，副刊上经常刊登《怀寄天从》那样的旧诗，说是家国多难，苛政害民，他的

报纸新闻版为历史见证，副刊版为文化招魂，盼的是山川无恙，清芬绵长。《九十年的回忆》收录了松鹤先生这首七律。一晃五十多年，黄花草堂只剩断井颓垣，后园那株莲雾树听说也凋落了，记得有一回我在树下默读章炳麟《咏南海康氏》那句“北上金台望国氛，‘对山救我’带犹存”，长廊上松鹤先生靠着躺椅闭目倾听树梢的风声和鸟语：“快下雨了。”他说。

香港《苹果日报》2011年11月6日登载

序

这本书,是我的母亲徐潘学静从九十岁开始,通过手写、口述而成的完全尊重史实的回忆录。

我们的家庭,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可是境遇却不同寻常。生活的跌宕,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起伏。我的祖父生当清朝末世,本来是南通小城生活安定的乡绅,然而对时势忧心,欲逃避乱纷现实,奢望一种世外桃源的生活,晚年离家出走,不知所终。我父亲兄弟姐妹没有谁愿意从商守业,各自追求着自己的境界而离乡。我的父母亲远渡重洋。二叔与老乡赵丹、顾也鲁、顾而已等先后去上海,投入了文艺界。大姑妈一九四九年去了台湾,与夫君终老于台北。三叔和小姑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组织。三叔早逝,小姑妈初中毕业就参加了新四军,早年活跃于江苏省茅山、盐阜地区的游击战争中,现年事已高,与夫君共享天伦之乐。

我的外祖父原来是天津南皮县的一位青年农民,读过几年私塾。他不安于命运,只身徒步赴武汉,投奔同乡张之洞,考入清末第二批公派留学生,在日本苦读九年,取得早稻田大学双学位回国报效。我的舅舅,是实干型科技人士,他翻山越岭勘探地质,主持设计、建造了多条铁路,其中有著名的翻越秦岭的宝成

铁路。

我们家经历了上个世纪的几件重大事件。“九·一八”事变时,我的父亲母亲在东北。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军攻陷巴黎之际,我的父母带着我在法国巴黎。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太平洋战争时,我们家在新加坡与印度尼西亚。国共决战时刻,我们家在南京。新中国的整风反右、“文化大革命”时,我们在大陆。我们的家庭像一叶扁舟,始终颠簸于惊涛骇浪之上,却没有倾覆。很大的原因在于船上一位舵手与风浪的博弈,这就是我的母亲——一位善良、智慧、坚韧、美丽的东方女性。

行万里路多年,我的父母与不少文化名人多有交往。有画家徐悲鸿、司徒乔,诗人郁达夫,思想家常燕生,历史学家左舜生,台湾著名报人张闵生,朝鲜的革命斗士金百晦,海外教育家李春鸣,长期从事侨务事业的张国基、董寅初。还有许多诗文共赏析,吟诵作诗常相聚的朋友,如曹约、李善基、黄松鹤、林揖舜、廖铭诗、梁智蔚、丘正欧、徐琚清,他们才气横溢、出类拔萃。

今年我的母亲九十六岁了,回顾近一个世纪的往事时,她最亲近的两个人:我的父亲和舅舅,已经谢世多年。同时代的朋友相继凋零。世情变幻、人事如烟,母亲说回忆往事:我的眼前像旧照片般泛黄,情境场面是不连贯的,但那其中的感觉却是一如既往的鲜亮。

生活的颠沛流离,“运动”中的清理破坏,使保存下来的数据少得可怜,但回忆与寻找的过程,让我们一起重温了这风云变幻

的家庭历史。

这本书的完成,要特别感谢董桥先生,他熟悉我的父母和我父母的朋友,他阅读了手稿,给了很大的鼓励。要感谢父母的学生和父母朋友的子女,如吴有辉、许有年、郭芳渊、梁凤翔、梁俊祥、沈建南、黄昆章等,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徐筑

2011年10月12日于南通

目录

夕阳何事照金台 / 1

序 / 1

天津往事 / 1

我的父亲母亲 / 3

哥哥一家 / 14

潞灌镇老家 / 28

坊间生活 / 32

达仁小学 / 39

求学女师 / 45

过客龙城 / 59

初识天从 / 60

逃亡中的思念 / 68

艰难的抉择 / 70

青年徐天从 / 72

漂泊海外 / 81

初到新加坡 / 82

与徐悲鸿的友谊 / 91

流浪塞纳河 / 94

悲鸿为天从画像 / 104

一些琐碎的事儿 / 107

文人相聚 / 111

寄放在中华书局的木箱 / 114

前往印度尼西亚 / 122

日军占领之后 / 127

避难巴息安宁山 / 132

再回巴城 / 138

重返雅加达 / 145

情爱无悔 / 153

回到上海 / 154

南京一年 / 158

杭州三年 / 166

回归故里 / 172

（一）走进儒学巷 / 172

（二）记住阿耕 / 184

(三) 祖屋的故事 / 189

(四) 一九五七年在“反右”中 / 192

(五) 我的工作 / 208

(六) 哥哥来了 / 214

(七) 孩子们的生活 / 217

海门农村八年 / 230

春风又绿 / 246

天从与诗词 / 273

附录 / 293

徐天从遗墨选页 / 294

徐天从手稿残页 / 3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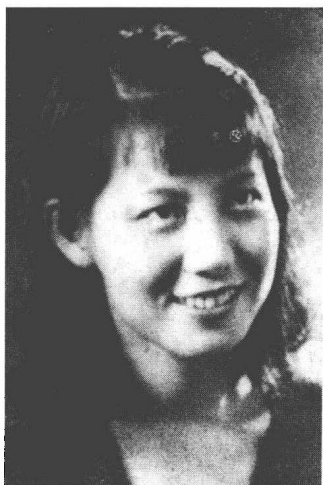
徐天从、潘学静年谱 / 311

忆南皮潞灌镇儿歌 / 316

关于《九十年的回忆》 / 325

后记 / 328

天津往事



年青时的徐福学女士（1940年摄于巴黎）

一九一六年八月七日，我出生于河北省南皮县潞灌镇，一个月后，母亲抱着我前往天津——那是我父亲工作的城市。牛车颠簸，火车轰鸣，一路上我安逸地睡在母亲怀里，自我懂事起，我所记忆的一切从天津开始，只有在暑假时期常常回老家南皮县潞灌镇度过。

我家住在天津市河北新区，河北新区是一九〇三年直隶总督袁世凯推行新政开辟的“新区”，当时海河三岔口上修建了金刚桥，在天津新火车站（现在的北站）与金刚桥之间修筑了大经路，而后修辟了与之相交的十三条纬路，分别以天、地、元、黄、宇、宙、日、月、辰、宿、律、吕、调冠名，一九二四年，大经路改修为沥青路面，一九四六年大经路改名为“中山路”。

我的父亲母亲

大经路宇纬路宇泰里深处，一所两进前后院子的青砖四合院，大门上挂着“潘自浚大律师”的招牌，这就是我的家，是租住的房子。一进大门是我家的前院，有两间平房，都给帮佣住的，还有堂屋，堂屋中央挂有孔子的像，我每天上学前要向孔子鞠躬。院子里种有扁豆、豇豆、丝瓜、南瓜等瓜果蔬菜，春天绿藤向着阳光抽条生长，夏天满庭院青翠，扁豆花一嘟噜一嘟噜，南瓜花含着露水，绿色中挤着紫的、黄的、白的花，把自然界的喜悦演绎得淋漓尽致。有时豇豆丰收了，家里就晒很多豇豆干，留到冬季没有蔬菜时吃，母亲和嫂嫂保留了农民的习惯，很勤劳。进了里院儿，就有东西厢房，是我们的起居室，还有一间书房，是父亲办公读书的地方。

父亲是北洋高等政法专科学校的教授，业余兼当律师，是一九二〇年前后天津市议会议员。我家附近另有一家，门口挂着“刘××大律师”的牌子，他家家境显然比我家好，出入有汽车，父亲上下班或去法院则是雇的黄包车包月。父亲经常为一些付不起代理费的人打官司，收入比其他大律师差，但到过年过节总有感激的当事人送一些米面馒头糕点鱼肉来我家，可见父亲在民众间口碑甚好。